

# 論合肥本事與姜夔詞的解讀\*

徐 瑋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 引 言

「本事」一詞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謂左丘明口授《春秋》時，「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實，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sup>1</sup>本事是原本的、真實存在過的事件，可以充實和解釋具有褒諱貶損意義的空言。

本事考索是一種行之已久的解讀作品方法，目的是讓讀者了解作品是如何誕生，如何被創造出來，從而推求作品的本意。本事考索的前提是，每個作品都有特定的創作背景，讀者在閱讀時可以一邊讀一邊猜想作品背後的本事，並以之推測創作者在真實環境中的本意，此即「以意逆志」。但是作品一旦呈現在讀者面前，就會因為讀者不同的詮釋而出現不同的姿態。負責任的讀者卻不能隨意臆猜，因此要藉著「知人論世」來說明作品原來的、真實的語境——本事，並據以解讀文本。<sup>2</sup>

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以尋繹本事來解讀詩詞，情況非常普遍。詩有言志的傳統，講求修辭立誠，具有美刺的功能，其實就是要反映詩人的品格和識見，使詩具有社會和時代的意義。從鄭玄箋《毛詩》到清代學人對李商隱詩的詮釋，都是通過講求時局世運和詩人之身世遭遇來把握詩心。不過即使能把詩人的身世和所處的時局都考出，依然難以確指或證實某一作品的作意和背後的本事。<sup>3</sup>

\* 荷蒙審查人惠示高見，謹致謝忱。又，李恩頌同學、蔡寶裕同學協助蒐集資料，亦當致謝。

<sup>1</sup> 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74。

<sup>2</sup> 關於推測並復原作者本意的討論，可參蔡宗齊（著）、金濤（譯）：〈從「斷章取義」到「以意逆志」——孟子復原式解釋理論的產生與演變〉，《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頁44-50。關於文本與本事關係的討論，可參淺見洋二：〈關於詩與「本事」、「本意」以及「詩識」——論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接受過程中的本文與語境的關係〉，載四川大學中文系《新國學》編輯委員會（編）：《新國學》第4卷（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1-15。

<sup>3</sup> 顏崑陽：《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中國古典詮釋學例說》（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頁81-104。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學術界對姜夔詞的解讀主要奠基於夏承燾的《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下簡稱箋校)。夏著在考訂姜詞版本、音樂方面有筭路藍縷之功，對姜詞的解讀和評價影響學界尤鉅，以合肥情事繫連姜詞，幾乎成為定於一尊的說法。〈行實考·合肥詞事〉以白石與合肥女的戀情為骨幹，為白石詞繫年、釋意，並拈出其中二十一首，指為懷合肥女而作，佔現存白石詞的四分之一。<sup>4</sup>夏又指合肥詞多託興梅柳，而合肥女又善彈琵琶，如果依這些意象推論，可指為合肥詞的作品恐怕還要多於二十一首。如此，則合肥詞實為白石詞之大宗，直接影響到對姜夔其人其詞的整體評價。<sup>5</sup>自夏說以合肥情事解讀白石詞，獲得了普遍的認同，但也有學者提出異議和修正，甚至衍生出吳興情事、西湖情事等。這些不同的解讀足以顯示姜夔詞的複雜性質和多元意義，不可以只從具單一意義的本事來解讀；而分析合肥本事乃至其他說法對解讀姜詞的意義，也可以作為我們檢討本事與文學解讀之間關係的一個例子。

考察學者對合肥本事與姜詞解讀的另外一層意義，關係到白石的閱讀史和接受史，可以藉此了解白石詞是如何被閱讀的。事實上，白石詞自浙派推崇以來即成為顯學，在詞壇上的地位一直十分崇高。但浙派不重理論建設，除了以姜詞的清空醇雅為最高境界之外，對姜詞詞旨和寓意的解讀沒有突破性的貢獻。因此，清代詞壇雖然長時期「家白石而戶玉田」，對其詞意的討論卻不多。<sup>6</sup>自周濟糾彈姜張，對白石有質疑之辭，批評的聲音漸多。周濟有見於浙派末流作品空洞無物，堆砌典故，所以特別拈出「情淺」的問題，又云：「雅俗有辨，生死有辨，真偽有辨，真偽尤難辨。稼軒豪邁是真，竹山便偽；碧山恬退是真，姜張皆偽，味在酸鹹之外，未易為淺嘗人道也。」<sup>7</sup>言辭雖然激烈，無非是對詞言之無物，無所寄託，不重性情襟抱等惡習作一當頭棒喝。其後，王國維承襲其說，以為姜詞「無情」、「無言外之意」。<sup>8</sup>自此，情之有無以及情之真偽一直是評價姜詞的焦點，夏說以及後來的種種爭議往往從此出發。

<sup>4</sup> 夏承燾在〈論姜白石的詞風〉中指懷念合肥妓女的詞有十八、九首，但在〈合肥詞事考〉中則載二十一首。見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校》(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2。本文引姜詞俱據《箋校》，不一一注明出處。

<sup>5</sup> 夏承燾〈白石懷人詞考〉一文更指白石自訂詞六十六首，以為有本事及以託興梅柳之詞加起來，佔了白石詞的三分之一，有意以合肥本事及懷人主題來全面理解姜詞。見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448。

<sup>6</sup> 如許昂霄評〈暗香〉主要是就技巧的層面而言，所以重在分析其「倒裝」、「借用」等技法。這與常派重在挖掘寄託異趣。詳參張宏生：〈〈暗香〉、〈疏影〉的歷史評價與接受策略〉，《中國韻文學刊》2013年第1期，頁51-57。

<sup>7</sup> 周濟：《宋四家詞選》(香港：商務印書館，1959年)，〈目錄序論〉，頁4。

<sup>8</sup> 王國維：《人間詞話》(香港：中華書局，1974年)，頁22-23。

# Re-reading Jiang Kui's Lyric Poetry: An Analysis of the "Hefei Incid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Abstract)

Tsui Wai

Jiang Kui, one of the most esteemed poets and musicians of the Song dynasty,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since the Qing dynasty. Xia Chengtao,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of pre-modern poetry, "revealed" an important life event of the poet—the "Hefei Incident" and explained many of Jiang's obscure lyrics on the base of a long lasting love affair that the poet had with two sisters in Hefei. The romance, according to Xia,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to our reading of Jiang's compositions, a view that has gained an overwhelming support among scholars. This article, however, re-exam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so-called "original incident," a referential context in which, scholars believe, meanings are to be explored. By further examining their views and deployment of the incident in their analyses, the article aims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relevance of the romantic account and argues that Jiang's works can be read differently.

**關鍵詞：** 姜夔 夏承燾 合肥 本事

**Keywords:** Jiang Kui Xia Chengtao Hefei original incident